四庫全書

子部

北堂書鈔卷六十六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設官部十八

太子洗馬一百二十七　太子舍人一百二十八

太子中庶子一百二十一

職如侍郎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子中庶子職如侍郎員五人秩六百石應劭注漢官表云庶子員五人秩六百石八舍之職環濟要畧云庶子謂八舍之職一宮要任晉起居注云武帝置中庶子四人一宮要任衛太子家班彪牋云竊見國家故事選公卿列侯子孫衛太子家為中庶子管綜門下王珣啓以桓議為太子庶子云宮選宜盡一時之美不可不得其才中庶子管綜門下侍接左右晉齊王攸與山濤書曰太子中庶子東宮顯職加以侍接左右誠宜得篤粹有行之人必允衆望補切問近對吳志云孫登為太子時太傅張溫言于孫權曰夫中庶子官最

親密切問近對宜用儁選於是乃用陳表為中庶子補

東宮顯職晉齊王攸與山濤見上

東宮顯選山濤啓事云中庶子東宮顯選今有二缺衆議以領兵太守荀寓為也

宜得高茂又云中庶子缺宜得高茂求備一人則難

宜得彥茂又云今中書庶子缺宜得彥茂劉儼石崇不審可合聖意不

大臣薦王商漢書云王商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戚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羣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由是擢為諸曹侍中中郎將補

山濤用劉粹山濤啓事云中庶子賈模缺以太尉長史劉粹為之可也

桓議堪居內侍王珣啓以桓議為太子中庶子堪居內侍

王商宜備近臣漢書王商見上

顏含操行徵晉書云顏含少有操行徵補太子中庶子也

陶侃孝廉拜陶氏家傳

云侃遷太子中庶子而好學善論談尤明詩易案侃本傳不載

傅喜好學選 漢書云傅喜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為太子成帝選喜為太子中庶子也

祖納文義遷 晉書云祖納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為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于五羖皮耶轉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歷官多所駁正有補于時補案納好弈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棋對曰我亦忘憂耳初弟約與逖同母偏相親愛納與約異母頗有不平恐假其權勢將為亂階人謂納與約異母忌其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讐朝廷因此棄納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及約為逆朝野歎納有鑒裁焉補

子威肅敬稱 漢書王純商見前

粹篤誠 山濤啓事中庶子缺稱周蔚云云

沈靜履素 晉書皇甫謐傳咸寧初詔曰男子皇

甫謚沈靜履素守學好古其以謚為太子中庶子謚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為議郎補

才行優著王隱晉書梁益為太子中庶子才行優著

經學滋博晉中興書云肅宗在東宮孔寅為中庶子于時中興庶事草創寅經學滋博又該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補

少喜文學文章敘錄云荀緯少喜文學為太子庶子

受業通詩漢書馮奉世傳云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補

入授經漢書云歐陽地餘為中庶子授皇太子經元帝即位遷侍中補

入侍講東觀漢記儒林傳云劉軼以中庶子入侍講

鮑勛不撓魏書曰鮑勛清白有高節知名當世為中庶子在東宮正色不撓補

温嶠侍諫晉書温嶠遷太子中庶子及在東宮深見寵遇僚屬莫比太子與為布衣之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益時王敦舉兵内向六軍

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補

有鷙來翔王坦被令為賦武陵先賢傳王坦為中庶子云云蔡穎博奕

太子命曜論之吳志云韋曜少好學能屬文遷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知以為無益命曜論之補

侍從十年漢書史丹傳云自元帝為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

甚相親愛晉書殷仲堪傳孝武帝召堪為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常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鬬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為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維谷帝有愧焉復領黃門郎寵任轉隆帝嘗示仲堪詩乃曰勿以己才而笑不才補

數見規諷甚有弘益晉書溫嶠見前

深見寵遇僚屬莫比晉書溫嶠見前

固辭疾篤不

奪其志晉書皇甫謐見前

太子家令一百二十二

職如司農品擬廷尉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子家令一人秩千石主倉穀飲食職如司農少府品擬廷尉也

進品第五續漢書注太康八年詔曰太子家令進品第五

東宮達官晉起居注武帝太康八年詔曰太子家令東宮之達官也

疏受敏而有辭漢書疏受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

鼂錯上言兵事漢書云鼂錯為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家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補多

所獻替號曰智囊見上

太子率更令一百二十三

率更令千石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主庶子舍人更直職如光祿東宮之達官晉起居注云武帝太康八年詔曰太子率更令東宮之達官職似光祿勳續漢書百官志見上秩與衛率同晉起居注云武帝太康八年詔曰太子率更令其進品第五云云掌宮殿之禁名衛之士續漢書百官志云率更令秩千石掌宮殿門戶之禁名衛之士嚴毅清高物理論呂義為太子率更令云云清賢士物理論云呂義清賢士也

太子僕一百二十四

太子僕主車馬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子僕一人秩千石主車馬如太僕擬宗

正續漢書百官志注云太子僕職如太僕主馭擬宗正蔣顯為太僕鍾會愛其才學蜀志蔣顯為太子僕鍾會愛其才學與凡斌同時死寀琬死斌嗣為綏武將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于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洒掃坟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托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于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脩敬坟墓視予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後主既降鄧艾斌詣會于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京師為亂兵所殺補

太子門大夫一百二十五

職比郎將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子門大夫六百石職比郎將

擬公車令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子門大夫職擬公車令

鼂錯遷博士漢書云鼂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于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内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技藝過人絶遠然于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令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

補

金欽舉明經未詳

太子中舍人一百二十六

咸寧加名晉中興書百官公卿志注云似黄門任徐邈與王珉書云或說中書舍人職名黄門不與中庶子中間出内典文疏王珉答徐邈書云中書舍人典文疏位如中書郎也治文書晉中興書百官公卿志云云顧榮秀望晉中興書云顧榮南土秀望為太子舍人　案齊王冏名榮為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冏長史葛旟曰令府大事殷非酒容之政可轉為中書侍郎旟然之白冏以為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耶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為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及冏誅榮以討葛旟功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補陸雲才藻傅亮文帝志云云　案晉書雲

傳云雲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雲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為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雲見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衰絰上船于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常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補

杜錫數諫太子　王晉書杜錫為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懲懷太子

太子洗馬一百二十七

員十六人秩比謁者　張晏注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子洗馬比六百石員十六人職如謁者

太子出則當直者　如謁者見上　擬秘書徐邈與王
在前導威儀補　書云云　掌國籍
晉起居注云武帝制洗馬八人　典文書　晉齊王攸與山
掌國籍釋奠稱經則掌其事　濤書云洗馬今
之清選前後典　在前導威儀　續漢書百　洗馬清道　徐邈
文書佳才也　官志見上　與王
珉　書　勾踐執戈為吳洗馬　韓子云勾踐入官于　一時高
云　吳執干戈為吳洗馬
選　晉起居注云東宮　令之清選　晉齊王攸與　以才學名
洗馬一時之高選　山濤書見前
魏畧云顏斐字文林以　以才辨名　晉書云李密時人稱
有才學名為太子洗馬　其才辨名為太子洗
馬　以弱冠拜　晉書衛玠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此
也　兒有異於衆顧吾老年不見其長成耳總
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觀之傾都驃騎將軍
王濟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每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

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冏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恒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辟命屢以至皆不就久之為太傅西閣祭酒拜太子洗馬補

弱冠登 荀氏家傳云邃字道玄性簡靜解音樂美談論拜太子洗馬

清身潔己 晉書云解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潔已仕皆洗馬州里榮馬補

雅量弘齊 傅咸別傳云友人魯仲叔雅量弘齊思心邃遠遷太子洗馬咸云謬蒙朝恩忝授斯職喜得與此子同班共事也

篤敏有思 晉齊王攸與山濤書云武長嗣篤敏有思今東宮洗馬

才經文雅 荀氏家傳云邃拜太子洗馬戴若思時相欽重作詩以頌之云云

以嚴見憚 漢書云汲黯孝景帝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憚

同官所推 文士傳曰江充為太子洗馬嘗以五事諫為同官所推

陸機感恩賦詩 陸機皇太子清宴詩

序元康四年秋余以太子洗馬出補吳王郎中云云**江充以五事諫**文士傳見上**傅咸**

同班共事傅咸別傳見上**解系州里榮焉**晉書解系見前

太子舍人一百二十八

更直宿衛如三署郎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子舍人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

備絳衣班彪便宜表云宜選師傅將相子孫好學有行者備絳衣舍人蓋領此也**掌表啟**摯虞決疑云太子舍人晉置十六人掌表啟也**太學弟子改課乙科為舍人**漢書云成帝時太學弟子三千人王莽秉政改課乙科通者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也**太常弟子通二經補舍人**摯虞決疑云太常弟子通二經補太子舍人**校德東宮**山濤啟事云瑯邪王子孫

隴西王世子越誠宜早令奉侍皇太子校德東宮

令之清選 晉齊王攸與山濤書見前

以賢良拜 晉書摯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舉賢良擢為太子舍人補案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其惟涼土乎性愛士人有表薦者恒為其辭束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于世云附

上便宜事 魏志云張茂字彥林太和中上便宜事百餘條明帝善之拜太子舍人

以才識稱 晉八王故事云卞粹以才識清辯見稱為太子舍人也

以名望超 晉書王衍字夷甫以名望超為太子舍人

以文學舉 桓氏家傳云範字元則魏太子始立以文學舉為舍人

以德望歷位 臧榮緒晉書云程牧有清名德望歷位太子舍人

秀望眾遷 晉書顧榮見前

盧浮起家 晉諸公讚云盧浮起家為太子舍人

山簡少拜

晉書山簡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為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弘農楊淮齊名初為太子舍人累遷太子庶子補案永嘉三年出為征南將軍都督荊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冠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游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向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家在并州簡愛將也附

侯霸威重 東觀漢記侯霸字君房有威重為太子舍人也

表良明經 華嶠漢書云表良明經為太子舍人也

陳準有德器 晉諸公讚云陳準字道基有德器為太子舍人

程牧有才行 臧榮緒晉書云程牧清惠有才行為太子舍人

潘岳神形清辨 王晉書潘岳字安仁神形清辨能屬文為

太子舍人　華譚言語清辯晉中興書云華譚字令思少以言語清辯知名除太子舍人

彦輔性寡嗜慾晉書樂廣字彦輔性沖約有遠識寡嗜欲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王戎為荊州刺史聞廣為夏侯玄所賞乃舉為秀才楷又薦廣于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補

孝若秉心居正晉齊王攸與山濤書云孝若秉心居正為太子舍人

博識名聞晉諸公贊云張華博識名聞問無不知為太子舍人

才名獨步晉中興書云孔坦字君平以才名獨步補東宮舍人

文義可觀晉中興書云祖納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遷東宮舍人

通漢說講石渠漢書儒林云通漢以禮生為太子舍人講說石渠也

季長校書東觀謝承後漢書馬融字季長年十三明經為太子舍人

校書東觀

潘尼上釋奠頌 臧榮緒晉書云潘尼字正叔拜太子舍人上釋奠頌

鼂錯以書稱說 史記云鼂錯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人峭直刻深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補

存故人謝賓客 史記云鄭當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嘗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補

哀帝見而悅之 漢書云董賢為太子舍人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而悅之拜為黃門郎也

北堂書鈔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北堂書鈔卷六十七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設官部十九

三老五更一百二十九

以崇其敬 魏氏春秋云甘露二年詔曰古者有三老五更以崇其敬 三代所尊 漢舊儀云三老五更三代所尊 三老道成于三　五更訓于五品 並孝經援神契案

孝經援神契云尊事三老父象也宋均注曰老人知天地之事者劉敞曰注老人知天地之事案本以知天地人三才故謂三老則此之事當作人也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漢官儀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

補 尊事三老兄事五更 後漢書明帝永平二年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軟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于庭

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慚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户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補

獨拜于屏

漢舊儀云天子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天子獨拜于屏

北面乞言

晉書王祥傳云天子幸太學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皇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補

執醬而饋執爵而酳

禮內則云 案續漢書志云養三老五更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三公一人為三老次卿一人為五更皆服緇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畢殿坐於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拜導

自阼階三老自賓階升東面三公設几杖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俎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以其于已禮太隆也醬醢也珍謂肴羞之屬即周禮八珍之類鄭玄注儀禮云酳漱也所以潔口音胤補

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後漢明帝紀　案注云老人食多哽咽故置人于前後祝之令其不哽噎也補

三公設几九卿正履漢官儀云

授以玉杖續漢書百官志云

安車輭輪後漢明帝紀　案注云安車坐乘之車輭輪以蒲裹輪輭音而兗反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說文綏車中把也

桓榮尚書賜爵　李躬學明賜爵並後漢明帝紀見前

王祥秉義淳固小同溫恭孝友魏氏春秋云甘露二年詔曰關內侯王祥秉義淳固鄭小同溫恭孝友可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於是天子乃親率羣司躬行古禮

祭酒一百三十

聰明者為祭酒 晉百官表注云光武好古學廉考太常差次博士有聰明威重者為祭酒

長者為祭酒 徐野太釋祭酒儀云主人具饌則賓中取長者一人舉酒祭地則長者為祭酒也

以酒沃酹 辨釋名曰祭酒者謂祭六神先以酒沃酹之也 以酒先祭上見蘇武著

節優寵 漢書蘇武傳云宣帝時召武待詔宦者署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補

荀卿為老師 史記荀卿傳云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

馬補 杜夷秉真素 晉中興書云杜夷素以儒稱秉操真素中宗以為祭酒

國子祭酒一百三十一

選有道人漢書儀云博士祭酒選有道之人習學者祭酒國子御大夫之子弟宜素業士孔𡻕用阮叔為儒林祭酒教云方當庠序之教宜素業士掌國子學晉百官表云博士祭酒掌國子學領五官掾蜀志秦宓傳云先主定益州請宓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安車迎君賓漢書云龔勝字君賓王莽遣使者拜勝為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秩上卿勝稱病篤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遂不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補執經問

行齊 臧榮緒晉書杜機字行齊除國子祭酒皇太子禮之執經問焉

戴逵遠槩發蒙冑子 王珣啓戴逵為國子祭酒云前國子博士戴逵絳有遠槩堪發冑子之蒙　案逵本傳云詹事王珣上疏逵執操貞厲含味獨游年在耆老清風彌劭東宮虛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僚侍逵既重幽居之操必以難進為美宜下所在備禮發遣補

庾純儒行訓導國子 臧榮緒晉書云咸寧三年詔曰議郎庾純篤志好古敦說詩書儒行也宜訓導國子案純本傳云純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後將軍荀眅于朝會中奏純以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侍中甄德進曰孝以顯親為大祿養為榮詔赦純前愆擢為近侍兼掌教官此純名不俟駕之日而後將軍眅敢以私議眅坐免官初眅與純俱為大將軍所辟眅整麗車服純率素而已眅以為愧恨至是毀純眅既免黜純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勉之時人稱純通恕補

奏立國

子學　晉諸公贊云裴頠惠帝時拜為國子祭酒奏立國子太學起講堂築門閣刻石寫五經也　上疏興國學　晉中興書陳郡表録云裴守山甫為祭酒上疏興國學　劉毅博學多聞　臧榮緒晉書武帝詔曰劉毅博學多聞其以毅為散騎常侍國子祭酒　劉智學行優著　又云咸寧四年詔曰南陽王師劉智學行優著其以智為國子祭酒

博士一百三十二

博士秦官　漢百官公卿表云博士秦官也事通古今　端委佩玉　晉中興書云端委佩玉博士之職端典必詢度之　大四海淵源　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成先王之業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　補　道之淵

歎魏志云高柔守文惠明帝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遵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今博士皆經明行脩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怠惰也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為弘帝納之補

博習舊說訓教學徒晉中興書云博士之職博習舊聞訓教學徒而已端委佩玉列為朝吏人大典

闡弘胄子晉起居注咸寧二年詔曰甄誠公曹志為篤行道履先覺宜在儒林闡弘胄子

參訓國子晉中興書荀崧上疏云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以參訓國子

明典義晉中興書令云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典明義

曉古人漢書儀云武帝初置博士取學道行脩通曉古人者

通古今漢舊儀云博士秦官博者通于古今辯于然否

稽合同異漢官解詁云博士稽合同異講語五始

辯于然

否漢舊儀見上禮義所寄晉中興書郭璞云秦博士典教職禮義所寄也典禮是脩揚雄博士箴云洋洋三代典禮是脩畫為辟雍固有學校入平尚書出部刺史漢官儀云博士入平尚書出部刺史諸侯相次轉諫大夫也

陳元博士第一後漢書陳元少傳父欽業為之訓詁鋭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為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隷從事李封于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讙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補

公孫對策第一漢書云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公孫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時對

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補

匡衡射策甲科　漢書云匡衡射策甲科為博士

桓榮說經拜博士　後漢書云桓榮少學長安十五年不窺家園年六十餘光武召令說尚書甚善之每朝會輒令榮于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博士缺遂拜榮為博士補

賈誼通書為博士　漢書云賈誼年十八以能詩書屬文稱于郡中時徵吴公為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于是以為能文帝說之補

長孺通尚書為博士　漢書云韋賢字長孺為人質朴少欲篤志于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補案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黄金滿籯不如一經附

仲舒治

春秋為博士 漢書云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不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補

延問得失 漢書翼奉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後遷博士上延問得失補

用質疑滯 晉中興書云時朝議七廟毀於是徵太學博士用質疑滯

曹褒制定禮樂 後漢曹褒拜博士會肅宗制定禮樂乃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禎祥為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宗盛德之美補

董鈞參議禮樂 後漢書云董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中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

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為通儒補

升平諫饗魏志云高堂隆字升平為博士帝初踐阼羣臣或以為宜饗會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于四海以為不宜為會帝敬納之補

叔孫起朝儀史記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徵魯諸生共起朝儀

上陳制禮後漢書曹褒見上

上言制樂續漢書云魯充為博士受詔議立七部三雍大射養老

災異問子思漢書平當字子思以明經為博士每有災異輒傅經術言得失也

大議訪范叔東觀漢記范叔遷博士每有大議輒見訪問

錄寃獄行風俗漢書孔光傳云成帝即位舉光為博士數使錄寃獄行風俗流民奉使稱旨由是知名補

應元學義著名王晉書江統字應元以學義著名為國子博士

盧浮修行明經晉起居注云武帝大熙元年詔曰盧浮修

行明經以為 張禹經學精習 漢書張禹傳云太子太傅

國子博士 蕭望之奏禹經學精習為

博士 中公為詩最精 魯子先賢傳云漢文帝時聞 魯平

也 中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

兼通五經 東觀漢記云魯平字叔陵專 張玄兼通數家

心於學朝夕孜孜兼通五經

又云張玄字君夏 樂詳五業並授 魏畧曰樂詳少好學

其學兼通數家 黃初中徵拜博士于

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偏狹又不熟悉畧不

親教備具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

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 長卿以詩教授 漢書云

忘寢食以是獨擅名于遠近 補 薛廣德

字長卿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蕭望之為御

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與論語器之薦廣德經行宜充

本朝為博士 子叔善蒼雅 魏畧曰邯鄲淳字子叔博學

論石渠 補 有才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

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附太祖素聞其孝名台與相見甚敬異之以淳為博士給事中 補

友通字指 魏畧曰蘇林字孝友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黃初中為博士給事中 補

朱雲登堂論難 漢書朱雲傳云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邱易自宣帝時善梁邱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台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為博士 補

子華重席講學 殷氏世傳云殷亮字子華建武中徵拜博士遷講學大夫諸儒論勝者賜席亮重席至八九帝嘉之曰學不當如是耶 補

儒者高之 續漢書云桓榮為博士榮之官車駕親幸儒者高之

學者自遠而至 謝漢書云路仲翁好學家居受著學者自遠方而至徵為博士

録自遠方至東觀漢記薛漢字公子才髙名逺兼通書傳無不抬覽道術尤精教授常數百子弟自遠方至者著為録

學生一百三十三

順帝二百人胡伯始漢官儀云順帝時學生二百人漢末至千人摯虞决疑要注云漢末弟子五千人與博士習禮儀通二經補文學又云弟子滿二歳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通一經稱弟子又云魏時慕學者好誦大學為門人滿三年通一經者稱弟子甲科補文學胡伯始漢官儀云弟子乙科補文學上書請嵇康王晉書云晉文王上書請嵇康為博士下牀拜符融後漢書仇覽傳云覽一名香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髙名與覽比宇賔

容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嘆下牀為拜補

孔嵩遊集帝學 謝承後漢書孔嵩字仲山與范式遊集太學

郭憲遊志太學 汝南先賢傳云郭憲體忠烈之節遊志太學

仇香不與賓言 後漢仇香見上

北堂書鈔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北堂書鈔卷六十八至七十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苗序洙

欽定四庫全書

北堂書鈔卷六十八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設官部二十

長史一百三十四　司馬一百三十五

從事郎中一百三十六　掾一百三十七

屬一百三十八　功曹一百三十九

長史一百三十四

銅印墨綬晉百官表注云太宰長史銅印墨綬朝服進賢兩梁冠品第六俸五十斛秩皆千石續漢百官表云太尉司徒司空諸將軍長史各一人秩皆千石毗佐三台助鼎和味漢官儀云太尉司徒長史秩比二千石毗佐三台助鼎和味差次九品詮衡人倫干寶司徒儀云左長史之職掌差次九品詮衡人倫也掌職無不攬胡伯始漢儀曰漢丞相置長史一人銅印黃綬秩千石職無不攬掌察郡吏干寶司徒儀云左長史職掌佐公脩文政掌察郡吏徐奕統留事魏志云太祖為司空辟徐奕為掾屬從西征馬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未甚安留奕為丞相長史鎮撫西京出為魏郡太守太祖征孫權徙為留府長史謂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然微太嚴昔

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能以柔弱制剛強者望之於君也令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憂也 補案魏書云或謂奕曰夫以史魚之直孰與蘧伯玉之智丁儀方貴重宜思所以下之奕曰以公明聖儀豈得久行其偽乎且奸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子寧以他規我又傳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于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 附

杜襲為留府 魏志杜襲傳云太祖東還當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選多不當太祖令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為留府長史駐關中 補案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群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横刀于膝作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以定卿勿復言襲曰殿下何待下之不闇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耶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凡人安能知非凡人耶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鐘

不以莛撞起音令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又夏侯尚昵于太子情好至密襲謂尚非益友不足殊待以聞太祖文帝初甚不悅後乃追思語在尚傳其柔而不犯皆此類也附

心如鐵石

魏武故事載令曰領長史王必是吾披荊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故教辟之已署所宜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補案三輔決録注曰時有京兆金禕自以世為漢臣自日磾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覩漢祚將終謂可季興乃喟然發憤遂與耿紀韋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結謀以禕慷慨有日磾之風又與王必善因以聞之若殺必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備時關某彊盛而王在鄴留必典兵督許中事文然等率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攻必禕遣人為內應射必中肩其帳下扶必奔南城竟以創死附

恪勤王事

晉書云薛兼遷丞相長史甚勤王事以上佐祿優每自約損取周而已進爵安陽鄉侯補

伯長才

長方用山公啟事太尉長史缺案大將軍大掾泰山胡伯長云云張勃軍間用長山公啓事鎮西長史缺案尚書郎張勃云云鄧殷有文武山公啓事云太尉長史鄧殷通識有文武耿遷有器幹山公啓事云北中郎長史當更前御史耿遷云云吳良方正東觀漢記云吳良為司徒長史以方正稱傅咸執正王晉書云傅咸為司徒左長史多所執正也諸葛亮舉張裔蜀志云張裔至蜀丞相諸葛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補劉弘知陶侃晉書云劉弘為

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軍事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為大都護補案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前廣漢太守羊冉說弘以從橫之事弘大怒斬之附

卿宜節飲晉書阮孚傳云琅邪王裒為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為長史帝謂曰卿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

慨然而退晉書云劉驎之字子驥車騎將軍桓沖聞其名請為長史驎之固辭不受沖嘗到其家驎之于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沖言話父使驎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沖敕人代驎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昏乃退補案驎之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閉一囷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附

司馬一百三十五

修武政簡軍旅 干寶司徒儀云司馬之職常佐公修武政簡其軍旅飾其器械也

李鎮才良方用 山公啓事云平南司馬缺紫琅邪李鎮綱紀郡事練習兵馬良才也

趙虞軍閒用長 山公啓事云北中郎將司馬當便選尚書郎趙虞誠篤有畧軍閒用長

岸幘嘯詠因酒縱狎 晉書云謝奕與桓温善温辟為安西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温飲温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聽事引温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温不之責

補 紫奕初為剡令有老人犯法奕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在奕膝邊諫止之奕為改容遣之 附

從事中郎一百三十六

職參謀議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尉從事中郎二人秩六百石本注曰職參謀議維正大禮干寶司徒儀曰從事中郎之職分曹網紀其事維正大禮鄭達志越其儔三輔決錄云鄭達字文信累辟不就大將軍何進表為從事中郎達志越其儔云山簡不拘品位鎮東大將軍司馬伷表曰從事中郎缺用第三品中散大夫河內山簡清精履正才識通濟品儀第二也裴㨿通識王晉書云太尉中郎裴㨿通識有文武衆裴㨿本姓棘其先避仇改焉㨿美容貌善文辭弱冠辟大將軍府出為山陽令有政績遷尚書郎轉右丞賈充伐吳請為從事中郎軍還從黃門侍郎冀州刺史太子中庶子補荀組才識晉書云荀組字大章弱冠太尉王衍見而稱之曰夷雅有才識初為司徒左西屬補太子

舍人司徒王渾請為從事中郎補案時天下已亂組兄弟貴盛懼不容於世雖居大官並諷議而已後帝欲以組為司徒以問太常賀循循曰組舊望清重忠勤顯著遷訓五品實允衆望於是拜組為司徒組逼於石勒不能自立附

劉道真為扶風王所用 晋百官名曰劉寶字道真高平人晋書曰寶嘗為從扶風王駿以五百疋布贖之用為從事中郎也補

阮遥集為元皇帝優容 晋書云阮孚字遥集元帝以孚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恒為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補

掾一百三十七

公府掾比元士 續漢書百官志云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 案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

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為百石云補漢書音義曰正曰掾副曰屬附

東西曹掾比四百石後漢書百官志云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補

三公喉舌崔寔政論云三公則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

朝廷為榮又曰三公掾屬位卑職重在朝廷以為榮

如師弟子日錄不拜漢書儀曰丞相掾史見禮如師弟子日錄不拜

敦明教義肅厲清風以訓羣吏以重朝望干寶司徒儀云掾屬之職云云

公辟則輕臺除則重胡伯始漢官儀云初丞相掾史員七人分為東西曹秩六百石漢末公辟則輕臺除則重

或期月而長州郡或數年而至公卿崔寔政論三府掾屬云云

邴原守訓典魏志云太祖辟邴原為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

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太祖乃止補

高柔明憲典

魏志云高柔為尚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昔舜流四凶族皐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補

陳寵科條辭訟

後漢書云陳寵明習家業少為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為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數為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為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為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寵為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奏以為法補

班彪專心述作

後漢書云班彪辟司徒掾彪既才高而專心述作在史籍之間

典定文

義　桓譚新論伐陵閭智云云

舉奏刺史　後漢書云第五種少厲志義為吏冠名州郡永壽中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災害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衆棄官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埶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强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贓五六千萬種即奏匡并以劾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奸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慄朝廷嗟歎之補案風俗通曰汝南周勳辟太尉清詔使荆州又此言以司徒清詔使冀州蓋三公府有清詔員以承詔使也廉察也附

論議抗直　後漢書云何敞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由待以殊禮敞論議高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補

論議正色　魏志云國淵太祖辟

為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

陳公昭常獨視事 後漢陳寵見前

鍾離意為國用心 鍾離意別傳司徒侯霸辟意署議曹掾意能為國用心云云

兒寬溫良 漢書云兒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將善屬文然懦于武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才以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寬為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補

王述簡貴 晉書王述字懷祖少襲父爵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

門地辟為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懐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補桑坦之為桓温長史温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温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耶詎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温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附以

劉遐窂士之儁　山公啓事

云太尉掾劉遐有才窂士之儁也　桒遐性果毅便弓馬開豁勇壯值天下大亂遐為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陣摧鋒冀方比之張飛關羽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深器之以女妻焉遐妻驍果有父風遐嘗為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出于萬衆之中補

劉琚窂士美者　山公啓事云今尚書郎御史東宫洗馬舍

人多缺宰士中後進美者司徒掾劉瑶輩其選也

范滂有澄清之志 後漢書云范滂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飢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贓污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補

馬良有克終之美 蜀志云先主辟馬良為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諸葛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書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荊楚之令鮮于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孫權敬待之補

鮑宣質直 漢書鮑宣傳云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為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諍其言少文多實補

劉琨儁朗 晉書劉琨傳云琨少得儁朗之目與范陽祖納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為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

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咏頗為當時所許補

太子未定太祖問邢顒魏志云邢顒為丞相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並贊翼其美太祖問顒顒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為太子少傅也

寒暑不知黃瓊見李宣汝南先賢傳云云

文帝待以友禮魏志云陳羣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惟仗名義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

太皇委以書記嚴氏家傳云嚴奏為太皇東騎掾委以書記

子泰非吾所宜吏魏志云田疇字子泰太祖遣使辟疇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

謝掾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晉書王珣弱冠與陳郡謝玄為桓溫掾俱為溫所敬重嘗

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流涕諫明帝魏志董尋為議掾景初元年明帝大興宮室尋流涕諫云魏畧載尋書曰臣聞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况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參倍於殿今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補案是歲徙長安諸鐘簴駱駞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附

張目視

王公 晋書王述見上

宋弘受罪長孫上書 華嶠後漢書云陳元字長孫以才高著名辟司空宋弘受罪上書訟之言甚切又數陳當世便宜事也

齊王暴屍道明露板 晋書荀闓字道明有名稱京師為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大司馬齊王冏辟為掾冏敗暴屍已三日莫敢收葬闓與冏故吏李述嵇含等露板請葬冏朝議聽之論者稱焉補

伯門乞代弟子 風俗通云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為司徒掾同産子作客殺人繫望自劾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為託無義方之教自陷罪惡自男穿既與知情幸有微肩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于原度即活出之補

孟玉不請弟子 又云高唐令樂安周紏孟玉為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為宿留紏亦自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

賓客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為高 補

鍾離解病徒桎梏 後漢書云鍾離意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内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服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恣所欲過與尅期俱至無或違者還以病免 補案注在手曰梏在足曰桎 附

君達解鄧融桎梏 謝承後漢書風教傳曰封君達為司徒虞延所辟時隴西太守鄧融以職被罪君達解其桎梏

范丹狷急佩韋 後漢書云范丹字史雲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韋于朝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弊服賣卜于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陰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絶粒窮居自

若言貌無改閭巷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及黨禁解為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補

何夔誓死畜藥魏志云太祖辟何夔為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為信否夔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此必不得志于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况于左右乎以夔觀之其亂必矣太祖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亂不亦宜乎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補

蒲元作木牛蒲元別傳云元為丞相諸葛亮西曹掾亮欲伐魏患粮難致元牒與亮作一木牛人行六尺牛行四步

馬良為書草蜀志馬良見前

馮岱于與臺閣謝承後漢書云馮岱辟司徒劉寵府與四府掾屬並詣臺集議邊事

極與馬之好漢書陳遵傳云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

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並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馬小車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補案遵與竦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附

專務於交遊　後漢書陳寵見前

問不及政辭出自劾　東觀漢記閔仲叔傳云司徒侯霸辟仲叔留與相見勞問之下不及政事仲叔曰被明公辟且喜且懼及奉見喜懼皆去遂以辭出自劾

奮手不顧皆投劾出　先賢行狀曰鍾皓字季明為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濘導從恐共相灑去公車絕遠公推軾言司徒今日為獨行

耳還府向閤鈴下不扶令揖掾屬公奮手不顧時舉府掾屬皆投劾出皓為西曹掾即開府門分布曉語已出者曰臣下不能得自直于君若司隷舉繩墨以公失宰相之禮又不勝任諸君終身何所任耶掾屬以故皆止都官果移西曹掾問空府去意皓名都官吏以見掾屬名示之乃止　補　棨皓溫良篤慎博學詩律教授門生千有餘人為郡功曹時太邱長陳寔為西門亭長皓深獨敬異寔少皓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寔曰鍾君似不察人為意不知何獨識我　附

解冠而去　續漢書胡廣傳云廣六世祖剛大司農馬宮辟為掾值王莽居攝剛即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

投劒潛歸　汝南先賢傳云許嘉字德珍辟司徒府到京師會黨錮事起李杜受誅嘉歎曰仲尼遊於趙郊不入危國吾其行也投劒潛歸

劉頌出穀　臧榮緒晉書云劉頌辟相府掾奉使于蜀時蜀新平

人飢土荒頌表求振貸未報頌乃開倉出穀蜀民賴之由是除名

謝鯤取稾

晉書云謝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並奇之永興中長沙王乂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將出奔乂欲鞭之鯤解衣就罰責無忤容既舍之又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為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稾除名于時名士王玄阮修之徒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為之嘆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而恬于榮辱補

阮千里三語掾

晉書云阮瞻字千里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補案瞻性清虛寡欲自得于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沖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嘆其恬淡不可榮辱

矣舉止灼然瞻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温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于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附

敘公掾 晉書云陳留周震累為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為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補

百六掾 晉書云虞悝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孝悌廉信為鄉黨所稱而俱好臧否以人倫為已任少仕州郡兄弟更為治中別駕元帝為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掾時人謂之百六掾望亦被召恥而不應補

屬一百三十八

參定九品干寶晉紀云王導為司徒置西屬一人佐長史參定九品也

了無一事山公啟事云事職有年限如公府掾屬了無一事

崔琰東曹魏志崔琰授東曹屬時教曰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矣故授東曹往踐厥職補

蔣濟賢屬魏志云蔣濟辟為丞相主簿西曹屬令舜舉皐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矣

谷永茂才轉漢書云谷永以茂才除補屬轉太常丞

陳寔灼然遷續漢書云陳寔舉灼然為司徒屬遷大兵長

太祖辟周逵陳羣以為穢德魏志云太祖辟陳羣為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之羣封還教以為模逵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逵皆坐姦宄誅太祖以謝羣補

文王遣鍾會卲悌謂其單身魏志云卲悌辟大將軍司馬文王西曹屬初文王欲

遣鍾會伐蜀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邪蜀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為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辨耶 補

仲叔被辟且喜且懼 東觀漢記云閔仲叔見上

洪遠為屬終日嘯詠 晉中興書云陳郡郭融字洪遠司徒王導以為西屬融飲酒喜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事務自嬰導甚相親悅也

功曹一百三十九

糾司外內扶直繩違 孫綽為功曹參軍騎曹箋云綱紀居管轄之任以綽司外內駁議彈

劾誠無所拘然亦所以獻可替否扶直繩違者也

止舉大綱不拘文法襄陽耆舊傳云習鑿字彥文山簡以鑿才博有文章為征南功曹止舉大綱而已不拘文法簡益器之轉為記室參軍

毛玠為太祖幕府功曹魏志云毛玠為太祖幕府功曹後轉掾

嵇熹為晉武撫軍功曹嵇熹集云晉武為撫軍妙選官屬以熹為功曹

懷祖素清介晉中興書云王述字懷祖以清介稱康帝為驃騎將軍召補功曹

企生多才藝晉書云羅企生多才藝初拜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刺史王凝之請為別駕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為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為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惟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

企生迴馬援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玄遂害之時年三十七衆咸悼焉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補

文王悅茂伯

晉書云向雄字茂伯雄初仕郡為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王經之死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為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為太守又以少譴繫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為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斂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王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於法以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讐枯骨而捐之中野為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補

山簡嚣習蝦

襄陽耆舊傳見上

北堂書鈔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北堂書鈔卷六十九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設官部二十一

主簿一百四十　公府祭酒一百四十一

録事參軍一百四十二　記室參軍一百四十三

中兵參軍一百四十四　刑獄參軍一百四十五闕

行參軍一百四十六　公府舍人一百四十七參軍都護附

主簿一百四十

省著衆事續漢書百官志云司徒黄閤主簿省著衆事掌閤下威儀也　職在拾遺崔駰云主簿職在拾遺夙夜致思智慮淺短何益也　內經百度之規外諮千里之策桓階別傳云上平荆州乃引桓階入為主簿內經百度之規外諮千里之策　案魏志桓階傳云劉表辟階為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昏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荆州辟為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初建為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為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遷尚書典選舉曹仁為關某所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

行令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耶曰不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虜衆多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彊救大王案千軍以示餘力何憂于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于摩陂賊遂退

補 **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晉書郗超傳云桓溫辟為征西大將軍掾溫遷大司馬又轉為參軍溫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為溫主簿亦為溫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補

收羅賢俊 臧榮緒晉書云何充少有名望大將軍王敦收羅賢俊辟為主簿也 案充本傳云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含時為廬江郡貪汙狼籍敦嘗于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

人所聞異于此敦默然傍人皆為之不安充晏然自若 補

收羅士物

世語云王敦字處仲太傅東海王越收羅士物開其名召以為主簿

太傅開處仲

世語云王敦見上

元帝用道明

世說云諸葛恢字道明弱冠知名時元帝為安東將軍以恢為主簿于時頴川荀闓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繁欽文才機辯

典畧云繁欽以文才機辯少得名于汝頴欽既長于書記又善為詩賦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為丞相主簿 補

顧榮機符朗徹

晉書云顧榮少有珪璋機符朗徹大司馬齊王冏以為主簿

德祖豫作答教

世語曰楊脩字德祖與賈逵王淩並為丞相主簿而為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關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餘條勑門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 補 案脩

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為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謀脩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內以惑之脩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脩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後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敕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為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脩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脩遂以交搆賜死附

元琳更作白事　世語云王東亭為桓宣武更作白事無復同本　案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籍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即相貽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閤下伏公于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于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附

指切竇憲　後漢書崔駰傳云竇憲為車騎將軍辟駰為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

人宦故刺史二千石唯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為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

補案肅宗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每嗟嘆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駰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為上客附

入諫諸葛

襄陽記云楊顒為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書顒直入諫曰為治有職上下不相侵也

馮異披荊棘

後漢書馮異傳云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荊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

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卑之恩補

任續多規諫文士傳云任續為會稽王主簿多所規諫

元琳稱績晉書云王珣字元琳為大司馬桓溫經畧中夏軍中機務並委珣焉珣居要任有稱績

三軍文武及數萬人悉識其面

子玄無滯文士傳云郭子玄為主簿天性閒朗事無疑滯雖處要猶開也

三軍悉識其面晉書王珣見上

孫寶自高漢書云孫寶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偫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内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灶請比隣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忠

聞之甚慙補

郭象當權

晉書云郭象辟司徒掾稍至黄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為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薰灼內外由是素論去之補 案象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附

逵無惡意復職

魏畧云賈逵為丞相主簿時太祖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逵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逵等當送獄取造意者逵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獄吏以逵主簿也不即著械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逵著械適訖而太祖果遣家人就獄視逵既而教曰逵無惡意原復其職補

楊綜為其主宥之

世說曰楊綜為將軍曹爽主簿爽時誅方解印綬將出綜止之曰公挾主幃幄捨此以至

東市乎不從有司奏綜宣王曰各為其主也宥之

知人几案閒事 郭子云時有為王導主簿校檢帳下導說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無為知人几案閒事

一月三易面皮 王晉書云阮孚為東亭主簿東亭曰卿無乃榮乎我為宣武史一月三易面皮

公府祭酒一百四十一

德妙第一乃補祭酒 胡伯始漢官儀云武帝丞相設四科以辟之德妙為第一科乃補南閣祭酒

筭無遺策盡不失理 東阿王祭酒誄云乃署祭酒與君行止筭無遺策盡不失理也

明帝朝戲邠任 東觀漢記云東平憲王蒼為驃騎開東閣延賢士薦邠任隱居教授辟為祭酒後朝會明帝戲之曰先帝徵君不來驃騎辟君而來何也任曰先帝秉德以惠下臣可以禮進退驃騎執

法御臣臣懼法而太祖起迎邴原邴原别傳云太祖為司空辟原署東閤祭酒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旦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攬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飢虛之心謁訖而出補周澤少脩高節東觀漢記云周澤少脩高節建武十六年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也紀瞻能玄理晉書云紀瞻能言玄理司徒東海王越以為公府祭酒光禄辟顧榮晉書云顧榮少有珪璋光禄大夫張華辟為祭酒司徒辟左思王晉書云左思少好學司徒隴西王泰辟為祭酒

錄事參軍一百四十二

總録衆曹管其文案干寶司徒儀云録事之職掌總録衆曹管其文案

舉善彈非劉弘教云録事參軍務舉善彈非令史亦各隨職事修習也

舉直錯枉干寶司徒儀曰録事參軍掌舉直錯枉

記室參軍一百四十三

管機密斷大事庾亮別傳云王胡之為丞相府記室亮答胡之書云云

掌啓奏干寶司徒儀云記室掌表章啓奏

主表章續漢書百官志云記室主上表章雜書記秩百石

記室之事創其草干寶司徒儀云記室之儀凡有表章雜記之書掌創其草

弔賀之禮則題署干寶司徒儀云記室之職凡掌文墨表章啟奏弔賀之禮題署也

傅毅主記室傅毅

集云殺字武伯為大將軍記室主記掾遷司馬也 專掌文疏 干寶晉紀云東海王越治兵名下邳縣孫惠為記室云云 專典書記 晉中興書云虞預好學有文才中宗以為記室云云 陳琳阮瑀俱典記室 魏志云太祖以陳琳阮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 補案典畧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甞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于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竟不能增損 附 曹攄尤思俱為記室 文士傳云曹攄少勵志操精學有才操仕晉辟大司馬齊王冏記室尤思未詳 鍾會記室心腹之任 魏志云鍾會為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為心腹之任 王參軍人倫之表 世說云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

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袁宏作名士傳直云王參軍附

作書馬上起草 典畧阮瑀見上

書檄應命立成 晉書云孫惠為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除散騎郎太子中庶子復請補司空從事中郎東海王越誅周穆等夜名參軍王廙造表廙戰懼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嘆曰孫中郎在表久就矣越還太傅以惠為軍諮祭酒數諮訪得失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補

書檄多琳瑀所作 魏志陳琳阮瑀見上

神堂使阮瑀議之 魏武褒賞令云別部司馬請立齊桓公神堂使記室阮瑀議之

孔演稱職 晉中興書

孫楚負才 世語曰孫楚為大司馬石苞記室參軍不敬府主楚負才檄苞曰天子命我也

曹攄有才　文士傳見上　案晉書曹攄傳云攄少有孝行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為考鞫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攄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邪衆因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剋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嘆服號曰聖君

補　王廣多才藝　晉中興書云琅邪王廣字世明多才藝為東海王越記室

殷浩善玄言　晉書云殷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為記室參軍　補

袁宏作賦　晉陽秋云袁宏字彥伯長於作賦為大司馬桓溫府記室

李充善箴　晉中興書云李

充字和度為參軍善刑名也

中兵參軍一百四十四

掌帳內 干寶司徒儀云中兵參軍掌督帳內牙門將及軍器給其軍事也

督牙門 晉書太原王錄云王述為司徒王導中兵屬督牙門

罰姦詐均勞逸 干寶司徒儀云中兵之任凡在軍者以時科其器械綜其人數罰姦詐均勞逸

祖逖智出人表 晉書祖逖傳云東海王越以逖為典兵參軍智出人表

袁勗多所救免 袁氏家傳云袁勗字敬宗為大將軍參軍署賊曹督刑獄事多所救免

行參軍一百四十六 按此上原闕刑獄參軍一條

掌使命不限數干寶晉記云參軍宰吏惠帝立河間王顒為太宰輔政置行參軍不限數也

周訪為安東行參軍晉書周訪傳云元帝渡江命訪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不之罪尋以為揚烈將軍補案訪少沈毅謙而能讓果于斷割周窮振乏家無財時鄉人盜訪牛于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附

王協為撫軍行參軍干寶晉記云丞相王導為協少有令譽乃以為撫軍行參軍

士行議軍事晉書陶侃字士行太傅東海王越以侃為參軍督護江州議軍事

竺瑶伐鮮卑晉書云桓溫遣參軍督護竺瑶伐鮮卑

閻纘鯁直晉書云閻纘為人鯁直不憚強禦初為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之誅也纘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基岳畏罪推纘為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

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衆咸懼填冢而逃纘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補

公府舍人一百四十七 參軍都護附

并參三軍 魏志張遼傳云太祖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補案并參三軍謂薛悌衆張李樂三軍

三府交命 晉中興書順陽范録云范汪字玄平博學多通尤善玄理護軍平南三府交命 案汪屏居吴郡從容講肆不言枉直後至姑孰見桓溫溫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遠來詣已傾身引望謂袁宏曰范公來可

作太常邪汪既至纔坐温温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温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亡兒瘞此故來視之温殊失望而止

補 張温請恭祖 吳書云張温為車騎將軍請幽州刺史陶謙參軍事接遇甚厚 案吳書曰陶謙字恭祖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乗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悅許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陶家兒遨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竒表長必大成遂與之後除紓令郡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謙恥為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強之乃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 補 庚亮請逸少 晉中興書

瑯邪王録云王羲之字逸少弱冠知名庾亮請為參軍 問計賈詡 魏志云賈詡參司空軍事袁紹圍太祖于官渡太祖粮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

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補

接遇甚厚吳書張溫見上

深加器敬晉書云魏舒為相國參軍相國深加器敬

甚見敬重魏志云徐範為議郎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令範及邴原留與世子居守太祖謂文帝舉動必諮此二人世子執子孫禮救恤窮乏家無所餘中外孤寡皆歸焉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補

甚見器遇臧榮緒晉書周顗字伯仁少有重名太尉東海王越出鎮兗州以顗為參軍深見器遇

委以機密王晉書云裴邈東海王越以為參軍委以機密

與謀時務晉書潘尼傳云趙王倫篡位孫秀專政忠良之士皆罹禍酷尼遂稱疾篤取假拜掃墳墓聞齊王冏起義乃赴許昌冏引為參軍與謀時務兼管書記補棠尼少有清才與岳俱以文章見知性靜退不競唯以勤學著述為事著安身論以明所守補

子猷在府日久世說云王

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補

道玄後莫逮晉陽秋云荀邃字道玄少喜談論解音樂後晉賢莫逮驃騎將軍長沙王以為參軍

張闓令之良晉書云張闓少孤有志操太常薛兼進之於元帝言闓才幹貞固當今之良器即引為安東參軍甚加禮遇補

陸機以高賢陸機表詣吳王云相國參軍率取臺郎臣獨以高賢見取

郭璞有才術晉書云郭璞為尚書郎大將軍王敦以璞有才術為記室參軍

范任博學多通臧榮緒晉書云范任字玄平博學多通友善辭謁參軍

祖納文義可觀王晉書祖納字士言能清談明理文義可觀為隴西王參軍

多出衆議晉書云魏舒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朝府碎務未嘗見是非至于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

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補

常不能測晉書云郗超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遊士林每存勝拔善談論義理精微愔事天師道而超奉佛愔又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其任心獨詣皆此類也桓溫辟為征西大將軍掾溫遷大司馬又轉為參軍溫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補

知度沈邃晉書云李素穎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沈邃言必有則初仕郡上計揉州辟部從事治中舉孝廉參鎮北軍事補

躭學樂道晉書云周顗以杜機為參軍事出教曰杜參軍躭學樂道

陽元未嘗是非晉書魏舒見上

景興罕有所推晉書郗超字景興見上

庾敳常自神王世說云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儁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補案晉書云庾敳字子嵩參東海王越太傅軍事

轉軍諮祭酒時越府多儁異敳在其中常自袖手豫州牧長史河南郭象善老莊時人以為王弼之亞敳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象後為太傅主簿任事專勢敳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敳有重名為搢紳所推而聚斂積實談者譏之附

周顗正情嶷然 晉陽秋云周顗正情嶷然雖一時儕類皆無敢媟近辟為太尉叅軍補案世說云世目周侯嶷如斷山附

子猷欲為傲達 晉中興書曰王徽之字子猷卓犖不羈欲為傲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穢其行也大司馬桓溫以為叅軍補

彥道倜儻不羈 晉書云袁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倜儻不羈為士類所稱桓溫少時游于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于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畧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

百萬躭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其通脫若此蘇峻之役王導引為參軍補

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 晉書云元帝以阮孚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

蓬首散帶不綜府事 晉書王徽之為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沖騎兵參軍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補

孔愉不求聞達 會稽典錄云孔愉字敬康過石冰作亂避地餘杭布衣蔬食不求聞達中宗鎮江左命愉為參軍 案晉書孔愉傳云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後值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初愉為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居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

彫者唯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補

葛洪利得辟身 晉書葛洪見天下已亂欲辟地南土乃叅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補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棊局幾道摴蒲齒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于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附

北堂書鈔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北堂書鈔卷七十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設官部二十二

諸王一百四十八

帝子始封王史記云自漢帝子弟始封為王適子襲父位為王也　皇子封為王蔡邕獨斷云漢制皇子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　案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為稱故以王號加之

總名諸侯王子弟封為侯者謂之諸侯羣臣異姓有功封者謂之徹侯補割土王子弟漢書諸侯王表云漢興之初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割裂疆土尊王子弟大啓九國推恩分子弟史記王子侯年表云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補諸子畢王天下乃安賈誼新書云高帝瓜分天下以王有功之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為不可故削去諸侯空其國擇良日立諸子洛陽上東門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補王同姓填天下漢書云荆王劉賈高祖從父兄也不知其初起時漢王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尉死以臨江為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填天下乃下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補封皇子翰帝室晉百官表注云封皇子及公族

親屬為王所以維翰帝室者也擬於天子史記曰高祖時諸侯王皆自除吏漢獨為置丞相擬於天
子也位次三公漢官解詁云諸王在長安位次三公金璽盭綬漢書百官公卿表云諸侯
王高帝初置金璽盭綬掌治其國也金璽朱綬晉百官表云王古號也夏殷周稱王金璽龜紐細纁
朱綬五時朝服遠遊冠佩山玄玉補御史授璽綬續漢書云拜諸侯王之儀百官會位定御史授
璽綬尚書名尺一摯虞決疑注云尚書名王公及位班王公者皆用尺一申以丹書
之信重以白馬之盟漢書王子侯表云尊王子弟其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也歸
國以立社稷授太祖之茅土蔡邕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
者受天子之社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所封方之色歸國

以立社故謂之受茅土漢興以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及鄉亭他姓公侯各以其戶數租入為限不受茅土亦不立社也補

受茲青社

漢書齊懷王傳云齊懷王閎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張湯廟立子閎為齊王曰烏呼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世為漢藩輔補

建設藩屏

晉百官表注曰王者親建設藩屏故封皇子也

保國艾民

史記世家齊王策文云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

擇日立諸子

賈誼新書見上

同日拜三子

史記三王世家云丞相等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維六年四月乙巳策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青社云云見上策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葷粥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俷德毋

乃廢備策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彊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維法維則徐廣曰侗一作非 補案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壃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于天下也是以形勢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附

連城數十袁子云漢鑒秦之孤立於天下封子弟或連城數十

大啟九國漢書諸侯王表見上

鎮衛九服置兵三千晉啟居注武帝太始二年詔曰列土樹蕃以鎮衛九服

封各四縣漢官解詁云光武封諸子各四縣也

皆五萬戶晉官品令大云太康十年皇子三人為郡王皆五萬戶

戶二萬為大國

不滿萬戸為小國晉百官表注曰今制王國戸二萬為大國也去丞相史記曰諸侯王自吳楚反後盡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焉為置吏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景皇帝為諸侯王置吏皆以郡為國魏志云明帝太和六年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改守為內史王晉書泰始十年令諸王國置相改太守為內史也食租稅諸侯王表云諸侯王自吳楚反後悉奪之權食租稅而已不治民諸侯王表云景帝時吳楚七國作亂景帝遂令諸侯王不復治民東平王處家為善最樂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少有孝友之質寬仁弘雅明帝詔書示郡國曰詔問東平王蒼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為善最樂帝曰其言甚大副其腰腹矣補安平尊寵不以為榮王晉書安平王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寬仁弘雅東觀漢記東平王蒼見上

仁惠謙約 王晉書齊王冏少稱仁惠謙約好振施在戚屬中最有名 案冏既輔政大築第館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後房施鍾懸前庭舞八佾坐拜百官符敕三臺選舉不均惟寵親昵于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 補初冏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謠曰著布拍腹為齊持服俄而冏誅附

雅有智慧 東平王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慧

雅性嚴恭 王晉書齊獻王攸少以英奇見稱長好經書雅性嚴恭 案攸特為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為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攸不安為武帝敘漢淮南王魏陳思故事而泣臨崩執攸手以授帝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紞皆諂諛自進攸素疾之勗等以朝望在攸恐其為嗣禍必及己乃從容言於帝以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攸不悅主簿丁頤曰昔太公封齊猶表東海何必絳闕乃弘帝載攸曰吾無匡時之

用卿何多言補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反之加以至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泫然流涕雖武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附

畏事慎法後漢書云清河孝王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約敕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並驅補案慶母宋貴人建初三年生慶明年立為皇太子後竇皇后寵盛以貴人姊妹並幸慶為太子心內惡之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外令兄弟求其纖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日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數月竇后諷掖庭令誣奏遂廢附

戚屬有名晉書齊王冏見上

中外所宗晉書東海獻王越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為中外所宗補案越專擅威權圖為霸業朝賢素望選為佐吏名將勁卒充于已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罄乏所在冠亂州郡攜貳上下崩離禍結釁深遂憂懼成疾附

諸國之表王晉

書河間王顒少有清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歎顒可以為諸國儀表補

宗室儀表 漢書云河間惠王良脩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襃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補

剛毅慷慨 後漢宗室四王傳齊武王縯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簒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南方尤甚縯名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補

志意慷慨 魏志任城威王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為將太祖曰為將

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補

年少果銳　晉書云楚隱王瑋武帝第五子也武帝崩入為衛將軍領北軍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瑋年少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補

臨難不顧　魏志任城威王彰見上

開朗果斷　晉書云長沙厲王乂武帝第六子也時年十五孺慕過禮會楚王瑋奔走諸王皆近路迎之乂獨至陵所號慟以俟瑋拜步兵校尉及瑋之誅二公也乂守東掖門會騶虞幡出乂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瑋既誅乂以同母弟為常山王之國乂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補

立功建號　魏志任城威王見上

才堪廊廟　語林曰譙王丞作相州過大將軍曰卿才堪廊廟

孝友之質　東平憲王蒼見上

至德淳懿　范後漢書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載育明聖

哀毀過禮

晉書云齊獻王攸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諭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計不可專守一志常遣人逼進飲食補

孝友篤於骨肉 續漢書宗室王傳云北海敬王性孝友篤於骨肉

孝友甚得名稱 晉書下邳獻王晃孝友貞廉謙虛下士甚得宗室之稱補

重行喪制 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傳云永建二年封曾孫孝王臻二弟敏儉為鄉侯臻及弟蒸鄉侯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瘠至服練紅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臻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賑給諸父昆弟國相籍褒具以狀聞順帝美之補

受拜流涕 晉中興書武陵威王晞受拜云云案晞本傳云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為桓溫所忌及簡文帝即位溫乃表晞曰晞體自皇極故寵靈光世不能率由王度脩己慎行而聚納輕剽苞藏亡命又息綜矜忍虐加于人衰

真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具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後奏徙新安郡補

聰敏畏慎

續漢書光武十三王傳云河間孝王開忠真謹恭聰敏畏慎欒後漢書云河間孝王開以永元二年封分樂城勃海涿郡為國延平元年就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補

聰達恭謹

東觀漢記注未詳

難問應聲

而對

魏志鄧哀王沖傳云沖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馬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面縛首罪猶懼不免沖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沖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沖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

尚囂況鞍縣杖乎一無所問沖仁愛識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為沖微所辯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 補

智意有若成人 魏志鄧哀王見上

被服儒術 漢景十三王傳云河間獻王德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 補案班固贊曰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惟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附

覃思經典 魏志中山恭王袞少好學年十餘歲

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每兄弟游娛宴獨覃思經典補案衷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戒慎如此附

好學聰敏 續漢書云宗室四王傳北海敬王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

好學不倦 王晉書齊王傳云攸好學不倦

好詩 漢書楚王傳云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

好書 漢書曰淮南王安為人好書善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補

好書術 未詳

敦經術 續漢書宗室四王傳云北海敬王睦云云案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之在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中興初禁網尚闊而睦性謙恭

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補

得書必為好寫漢書河間獻王見上

借書皆為治護王晉書齊獻王攸好學不倦借人書皆為治護也

講論白虎殿范後漢書曰陳敬王羨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于白虎殿補

雅樂三雍宮漢書孝景十三王傳見上

作五經通論後漢書曰沛獻王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為賢王顯宗敬重數加賞賜補

聰達有才漢書宣元六王傳云淮陽憲王欽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才帝甚愛之

少能屬文魏志中山恭王袞見上

善文辭漢書淮南王安傳云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崇安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

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補

善屬文 魏志曰陳思王植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案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補

上頌賦 續漢書琅邪孝王京性恭孝好經學數上詩賦頌德帝嘉美王京案光烈皇后崩帝悉以太后遺金寶財物賜京京都莒好修宮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補

著文論 王晉書扶風武王駿傳云駿少好學能著文論案晉書云扶風武王駿幼聰慧年五六歲能書疏諷誦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為儁望補

為箴誡 晉書齊王攸為太子太傅獻箴與太子案其畧云無曰父子不間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誤言亂真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中固親以道勿固

以恩脩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 上繼助國 東觀漢記東
者有餘自益者彌昏 補 誅不載 海恭王彊甍
孫項王肅嗣肅性謙儉循恭王法度永初中以西羌 求
未平上錢二千萬元初中復上縑萬疋以助國費

絶常賜 晉書齊獻王攸表租秩足以自供絶常賜前後
十餘上帝不許攸雖未之國文武官屬下至士
卒分租賦以給之疾病死喪常賜與之而時有水旱國
内百姓則加賑貸須豊年乃責十減其二國內賴之補

敬禮申公 漢書楚元王交傳云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
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
戊即位嘗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
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白生强
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
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
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
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補 案師古曰醴甘酒

也少麴多米宿而熟附好辟名士王晉書齊王攸好辟名士降身虛已待物以信租秩賑昆弟范漢書東海恭王臻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賑給諸父昆弟國相籍褒具以狀聞帝甚美之制詔大將軍三公大鴻臚曰東海王臻以近藩之尊少襲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難而能克已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事寢苫三年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焉補租秩賑國人晉書齊獻王攸見上輕財愛士河間獻王見上虛心下士王晉書長沙厲王乂見上仁洽於物意結民心晉書齊王攸在國仁化洽於萬物意德結于民心容貌美魏志鄧哀王沖每見當刑者輒探覩其寃枉之情而潄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罪常為太祖陳設宜寬宥之辯察仁愛與性俱生容貌姿美有殊于衆故特見寵異補裴松之以容貌姿美一類之言而分以為三亦敘

屬之病也附一形狀美晉書成都王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于志故得成其美焉補

美鬢髯東觀漢記東平王蒼見上美鬚髯王晉書曰東安王繇美鬚髯性剛毅有威望博學多才事親孝居喪盡禮誅楊駿之際繇屯雲龍門兼統諸軍補

如朝霞舉世說云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之舉

出入卧內漢書曰楚元王交高帝弟自帝即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卧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文帝尊寵元王子爵比皇子補

出則同輦漢書文三王傳云梁孝王武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闕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亡異補

撫育如子東觀漢記曰齊武王縯字伯升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為太原王興為魯王十一年徙章為齊王十五年追謚伯升為齊

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試守平陰令補

有傳後意

魏志鄧哀王傳曰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為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補

出稱警入言蹕

漢書文三王傳云梁孝王武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于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儗于天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不至補案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蹕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趨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附

入共室出同輿

范後漢書清河王慶帝敕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補

尊寵比皇子

漢書楚元王見上

親侍

隆諸弟 魏畧云趙王幹一名良良本陳妾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年五歲而太祖疾困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太子由是親待隆于諸弟良年少常呼文帝為阿翁帝謂良曰我汝兄耳文帝又愍其如是每為涕泪補

一門三世同時十人 王昬書安平獻王孚世祖受禪為太宰四年正會上見太宰身執子孫之禮輿車上殿上於阼階下迎拜王既坐上又親奉上壽孚雖見尊寵而常有慼容獻王一門三世同時十人封王二世子父位極人臣子孫咸居大官出則旌旗節鉞入則貂蟬袞冕自公族之寵未始有也補

位在公上 東觀漢記東平王蒼傅云明帝即位詔蒼為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

租倍諸王 東觀漢記東海恭王彊兼食魯國二郡租倍諸王賜虎賁

備物典策 王昬書成帝紀太康三年詔曰齊王攸當出統方岳撫其國家增封齊郡備物典策

宮殿設

鍾虡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傳云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鍾虡之縣擬于乘輿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以彊章宣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宫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補殿上施牀帳晉書云西陽王羕字延年輔成帝時帝幼沖詔羕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補高選參佐又云梁王肜宣帝子高選參佐拜為大將軍領西戎校尉自選長吏晉書齊獻王攸傳云詔議藩王令自選國內長吏攸奏議乃議復古之制書比三上輒報不許獨留京師東觀漢記中山簡王馬以郭太后少子獨留京師入省宿止范後漢書云清河孝王慶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宮章德殿講於白虎觀慶得入省宿止上親臨送東觀漢記東平王蒼傳云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上親臨送朝夕問

訊 范後漢書清河王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

如家人禮 漢書齊悼惠王肥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迺令人酌兩卮鴆酒置前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陽醉去 補

執子孫禮 王晉書安平王孚見上

黃門侍疾 後漢東平王蒼還國後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于道 補

太醫侍疾 魏志中山恭王袞傳云青龍二年秋袞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賫手詔賜珍膳相屬 紫 袞疾困敕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為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居之 補

數受賞賜 范漢書楚王英傳云

自顯宗為太子時羨常獨歸附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即位數受賞賜

食七十城 漢書高五王傳云齊悼惠王肥高帝六年立食七十餘城

租入八千萬 范後漢書陳敬王羨傳云建初三年有司奏遣羨與鉅鹿王恭樂城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明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 補

梁膏腴大國 漢書文三王傳云梁孝王武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

卑溼貧國 漢書景十三王傳云長沙定王發以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 補

帛布單衣 漢書曰趙敬肅王彭祖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

多殖財貨大修宮室 東觀漢記曰濟南安王康多殖財貨大修

宮室起內第奴婢至千四百人廄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慾游觀無節 補 案何敞上疏諫曰蓋聞諸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輿馬臺隸應為科品而今奴婢廄馬皆有千數增無用之口以自蠶食宮婢閉隔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以巨萬而功猶未半夫文緐者質荒木勝者人亡皆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以凶吳興姑蘇而滅景公千駟民無稱焉今數游諸第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游觀之宴以禮起居則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康素敬重敞雖無所嫌牾然終不能改 附

好治宮室 漢書景十三王傳云魯恭王餘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補

衆餘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為人口吃難言附

雅好宮室東觀漢記琅邪孝王京見

上修其府第王晉書曰齊獻王攸子蕤耽酒色修其府第衆蕤性强暴使酒數陵侮弟冏冏以兄故容之冏起義兵趙王倫收蕤及弟北海王寔繫廷尉當誅補

築山穿池晉會稽王道子寵嬖人趙牙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

好氣力漢書江都易王非傳云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傑驕奢甚

好狗馬漢書魯恭王餘見上

好射獵漢書曰燕剌王旦壯大就國為人辯畧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歷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

好逸遊漢書武五子傳云廣陵王胥壯大好倡樂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

好聲色後漢任城貞王安傳云云衆安性輕易貪吝數微服出入遊觀補

好為吏漢書景十三王傳云趙敬肅王彭祖不好治宮室禨

祥好為吏案師古曰機鬼俗也字或作禨淮南子曰荆人鬼越人禨禨祥總謂鬼神之事也附

好遊俠范後漢書曰楚王英少時好遊俠通賓客晚節喜黄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補

距諫飾非漢書景十三王傳云膠西于王端彊足以距諫知足以飾非

巧佞卑諂漢書景十三王傳云趙敬肅王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

慠狠不法范後漢書曰河間孝王開薨子惠王政嗣政慠狠不奉法憲

白衣布出後漢書宗室五王傳云趙王良玄孫乾居父喪私聘小妻又白衣出司馬門坐削中邱縣

補

奢泰驕佚東觀漢記阜陵王傳云阜陵質王延在國奢泰驕佚案後漢書曰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平初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館陶主壻駙馬都尉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光弇被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衆有司奏請誅延顯宗以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為阜陵王補

樂

酒好内漢書景帝十三王傳云中山靖王勝為人樂酒好内有子百二十餘人　案勝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凡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補

驕淫犯禁漢書景十三王傳云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寛之補

通姦犯法漢書宣元六王傳云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補　案師古注曰與奸猾交通好犯法附

致游士漢書武五子傳云燕剌王曰見上

聚奸猾後漢書云永平中有司奏楚王英招聚奸猾造作圖讖擅相官秩置諸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涇縣補

楚巫祝詛漢書廣陵王胥傳云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補　案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為天子

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寖信女須等數賜予錢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附

作節綬

漢書景十三王傳云云　案江都王建游雷波天大風建使郎兩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宮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贏立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鉛杵舂不中程輒掠或縱狼令齧殺之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贏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專為淫虐自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内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庭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建亦頗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幷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為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

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員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補

建旗旌鼓車漢書曰燕刺王旦建旗旌鼓車旄頭先敺

刻皇帝璽鑄將軍印漢書江都王建見上

徙房陵漢書景十三王傳云常山憲王舜薨太子勃嗣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獄視囚天子遣大行張騫驗問逮諸證者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有司請誅勃上曰勃無良師傅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補

徙丹陽范後漢書楚王英見上案英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為符瑞補

貶食一縣後漢書千乘貞王伉傳云渤海王悝謀為不道有司請廢之帝不忍乃貶為癭陶王食一縣悝伉之曾孫也補

入朝墮馬漢書文三王傳云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于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補

北門軸折

漢書景十三王傳云臨江閔王榮三歲坐侵廟壖地為宮上徵榮榮行祖于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

不食而死

漢三王傳云淮南厲王被廢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乃不食而死補

以綬自絞

漢書武五子傳云燕刺王旦武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昭帝賜諸侯王書曰得書自絞案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疎疎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旦得書以

符璽屬醫工長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絞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旦謚曰刺王補

髮紛骨籍

漢書燕刺王旦傳云左將軍上官桀等專為燕王謀反皆伏誅旦聞之云云　案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補

廢為庶人

漢書文三王傳云梁共王買立十一年薨子平王襄嗣濟川王明以垣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房陵國除補　案濟東王彭離驕悍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告言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上庸國除

附

北堂書鈔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北堂書鈔卷七十一至七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苗序洙

欽定四庫全書

北堂書鈔卷七十一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設官部二十三

諸王傅一百四十九 續補

諸王師一百五十 缺今補

諸王相一百五十一 缺今補

諸王友一百五十二 缺今補

諸王文學一百五十三 缺今補

諸王國郎令一百五十四 缺今補

諸王國中尉一百五十五續補

諸王國常侍一百五十六

諸王國侍郎一百五十七

諸王國三軍一百五十八

諸王國典一百五十九

諸王長史續補

諸王傅一百四十九

王傅一人秩二千石 續漢書百官志王傅一人秩二千石漢初立成帝改名太傅 漢

文思賈誼 漢賈誼為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前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今不及也 漢武

重始昌 漢書夏侯始昌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于

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爲選師始昌爲太傅補

魯王傅 吳志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爲傅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爲屋舍纔足自容隣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續補

岐王傅 唐書邱悅河南陸渾人也有學業景龍中爲相王掾與文學韋利器典籤裴耀卿俱爲王府直學士睿宗在藩甚重之官至岐王傅開元初卒所撰有三國典畧行于時續補

諸王師一百五十 全補

以三百篇諫 漢書曰王式字翁思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

獄式亦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上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諸王相一百五十一 全補

吏民不欺 東觀漢記曰吳祐字季英陳留人遷膠東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料其所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民不欺

五經復興 東觀漢記曰魯丕字叔陵拜趙相為政尚寬惠禮讓雖居官不廢教授門人常有數百闕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民用温給 後漢書曰張禹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傍多良田而湮廢莫修禹為開水門

通引濯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隣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下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溫給　崇東觀記曰坡水廣二十里徑亘百里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坡與陂同　附

趙君名重　後漢書曰趙咨應名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燉煌曹暠暠咨之故孝廉也迎路謁候咨不為留暠送至亭水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立追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為時人所貴若此　案咨為燉煌太守時薦暠為孝廉　附

以儉化俗　謝承後漢書曰東郡趙咨為東海相人遺其雙枯魚啜之二歲不盡以儉化俗

以為魯相　魏志曰初曹公為兗州以東平畢諶為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諶父母弟妻子公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為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邈敗生得諶衆為諶懼公曰夫人孝于其親者豈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以

為魯相

容不忍刺蜀志劉備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如此

乘驢到郡晉書曰文帝輔政阮籍常從容言於帝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殺部督郵九州春秋曰孔融為北海相一朝殺部督郵

捐俸給民會稽典錄曰駱俊字孝遠孝靈皇帝擢拜陳相汝南葛陂盜賊並起陳與接境四面受敵俊厲吏民為之保障發倉以贍貧民隣郡士庶咸往歸之身捐俸祿給其衣食民產有子常敕主者厚致米肉生男女者輒以駱為名

諸王友一百五十二 全補

會稽王友晉中興書曰謝尚字仁祖司徒左西屬為會稽王友

除滕王友北史曰蕭大圜

除滕王逌友逌嘗問大圜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對曰言之者妄耳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帝為世祖紀章帝為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為成例且君子過如日月之蝕彰于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不隱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逌乃大笑

以浩為友 殷浩別傳曰會稽王少著名譽以浩為友

南陽王友 山公啟事曰近啟脩武令劉訥補南陽王友訥才志內外非稱臣以為宜蒙此者是以啟及不審固可用不

諸王文學一百五十三 全補

責讓文學 魏志曰中山恭王袞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

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適增其負累也

臨淄文學

晉書鄭袤傳魏武帝初封諸子為侯精選賓友袤與徐幹俱為臨淄文學

聰明善詩賦

晉諸公贊曰扶風王年八歲聰明善詩賦中表奇之魏烈祖以為齊王芳文學

文學士之場

長沙耆舊傳曰太尉李公時為荊州刺史下辟書曰欲採明珠求之于蚌欲得名士求之文學或割百蚌不得一珠不可舍珠求之于魚或百文學不出奇士不可捨文學求之于斗筲也由是言之蚌乃珠之所藏文學亦士之場矣

吳王文學

晉書褚裒字季野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裹陽秋謝安亦雅重之恒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初辟西陽王掾吳王文學

諸王國郎令一百五十四

全補

面刺王過 漢書曰龔遂字少卿山陽人也以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于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于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愧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久與騶奴宰人遊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厀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

張武乘傳 漢書曰周勃等共誅諸呂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覸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願大王勿疑也代王遣太后弟薄昭見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信矣上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張武等乘傳詣長安羣臣奉法駕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置郎中令 續漢書曰皇子封王其郡為國每國置郎中令一人秩千石 案郎中宿衛官也附

太祖

賜穀　魏志曰袁渙為魏國郎中令及卒太祖為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　按渙字曜卿魏初建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言于太祖曰今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以為可大收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太祖善其言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渙以嘗為備舉吏獨不賀附

隗禧儒者　魏畧云隗禧少好學為譙王郎中令王宿聞其儒者常虛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賜遺

南土秀望　晉中興書曰顧榮時在洛者唯陸機陸雲及榮三人機雲雖有才藻不及榮也以榮南土秀望補吳王郎中令上

吾得其人　沈約宋書曰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高祖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曜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王惠居之

道弼姓字 續搜神記曰會稽朱弼為王國郎中令營立第舍未成而卒同郡謝子木代其事以弼死亡乃定簿書多張功費至百餘萬以其贓誣弼子木夜寢忽聞有人道弼姓字者俄頃而到堂前立謂之曰卿以枯骨腐肉專可得誣當以某日夜更相書言終忽不見

諸王國中尉一百五十五 全補

如郡都尉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武帝改中尉為執金吾成帝綏和元年以中尉如郡都尉

主盜賊 續漢書百官志云皇子封王其郡為國置中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職如郡都尉主盜賊補

以禦非常 後漢百官表武帝太初元年改中尉更名執金吾以禦非常

司執姦邪 韋曜辯釋名曰執金吾大中尉掌徼宮外司執姦邪

公孫賜千金 漢書曰梁孝王招延四方豪傑齊人公孫

詭多奇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

王子陽賢良漢書曰王吉字子陽少好學明經舉賢良為昌邑王中尉王好遊獵驅馳國中動作無節吉數諫後昭帝崩昌邑王嗣立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導陷王大惡皆下獄誅唯吉與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補

韋玄成禮讓漢書韋玄成傳云初宣帝寵姬張婕妤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才有意欲以為嗣然因太子起于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于石渠閣條奏其對補

徐偃治有廉節史記曰魯中公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偃為膠西中尉其治官民皆有廉節補

玄成講論同異見上

宋昌曰代王仁賢漢書文帝

紀曰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子恒為代王高后崩諸呂謀為亂丞相陳平等共誅之謀立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曰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絶望一矣高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揺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恣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為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耶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强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補按代王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附 常麗曰

王身恭儉 漢書常麗為河間獻王中尉王薨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謚法聰明睿知曰獻宜謚曰獻王 補

邵弘上書 邵氏家傳云邵弘守德裕時景帝為琅邪王詔書高選官屬請君為中尉君為人體素方嚴儀容甚偉雖私門接對僮僕儼然不偶而威王甚憚焉王嘗候君晝息身隨使者潛至君舍令使者進曰王有命君徐理鬢冠履俯伏盡禮然後讀之王與使者羣立瞻聽為之歎息曰古人稱不愧于屋漏其邵中尉乎吾反逆詐以試長者豈不陋哉王虛心受納忻晏言語晝夜無休君乃上書諫王王讀三四瞿然失色謂左右曰思邵中尉之言使人于今毛豎

王吉數諫 見上

王甚憚焉 見上

太子不悅 魏志云魏國既建楊俊遷中尉太祖征漢中魏諷反于鄴俊自劾詣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辭太子太子不悅曰楊中尉便去何大高遠耶 補

特置

中尉 續漢書清河王小心恭孝特見親愛後諸王就國鄧太后詔特聽清河王置中尉內史賜什物皆取乘輿上御續補

秩二千石 漢舊儀曰帝子為王國置太傅中尉各一人秩二千石以輔王續補

諸王國常侍一百五十六

贊相威儀獻納臧否 晉起居注成帝咸寧三年大國置左右常侍云云

龔舍高名聘為常侍 漢書龔舍傳云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為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

有學有才 晉中興書虞預有學有才轉琅邪王常侍

吳王常侍 晉書曰甘卓字季思郡命主簿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為吳王常侍補

諸王國侍郎一百五十七

通傳教令晉百官表注侍郎朝服武冠贊相威儀通傳教令大國置四人小國置二人

與諸子遊魏畧司馬宣王為侍郎令與諸子遊

趙定鼓瑟桓譚新論曰宣帝元康神爵之間丞相奏能鼓雅瑟者勃海趙定梁國龍德名見温室拜為侍郎補

王鑒文筆晉書王鑒少以文筆著稱初為元帝琅邪王侍中

孫秀校才其志難滿孫盛晉陽秋云孫秀為琅邪内史秀于倫遂為所信弘謂人曰孫秀校才其志難滿趙王倫侍郎劉弘為琅

諸王國三軍一百五十八

三軍之將晉起居注太始二年詔曰大國三軍領兵五千人次國二軍領兵三千人小國一軍領兵二千人上中下三等將軍

諸王國典一百五十九

尚書改為治書 漢制云典書即令尚書改為治書又改為典書也

掌國教令 晉起居注晉武置典書令掌國教令

典衛王宮 又云晉武置學官令主貢舉秀興云云

詔選典令 晉起居注太康二年齊王攸統總軍事詔議藩王令自選國內長史云云 補

諸王長史 續補

傾郟酬接 晉書曰劉輿為魏郡太守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汙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既見越應機辨畫越傾郟酬接即以為左長史

越府三才 晉書曰劉輿為東海王越左長史越既總

録以興為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几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人人懽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欵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

歷輔王政　齊書曰陸慧曉為晉熙王冠軍長史慧曉歷輔王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請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未有前例　齊書曰陸慧曉遷右長史時陳郡謝朏為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為比融曰兩賢同時便是未有前例

人之表範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張躍字世淵清河東武城人也學敏才達雅善清談石勒偉其議拜世子衛軍長史敕世子曰張長史人之表範汝其師之

決策帷幄　後魏書曰張究上谷沮陽人也好學有文才太祖為代王遷為左長史決策帷幄太祖器之禮遇優厚

覘其醉醒

南史曰孔覬除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性使酒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間多所凌忽尤不能曲意權倖莫不畏而嫉之居常貧磬未嘗開懷爲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曉明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遣人覘其醉醒

北堂書鈔卷七十一